

书不光是用来念的，字不光是用来认的
字里行间、纸面背后的真学问那可是要悟的

读红楼

悟事理

王
然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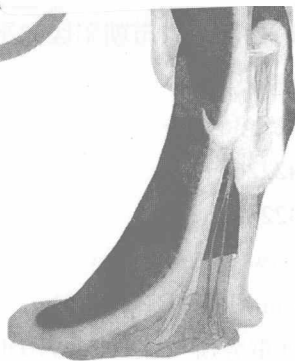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王
然◎著

读红楼

悟事理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红楼》悟事理/王然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7-80251-107-1

I. 读… II. 王…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1844 号

读《红楼》悟事理

作 者 王 然

责任编辑 张朴远

组稿编辑 陆建伟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107-1

定 价 29.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22699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事理哲学

——俗读《红楼梦》札记

一部《红楼梦》，经久读不厌。不同的时代，读出不同的寓意，不同的价值；不同的境遇，读出不同的感慨，不同的心得；不同的人生，读出不同的情趣，不同的道义。

鲁迅先生评点《红楼梦》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先生没有说平民百姓从《红楼梦》里看见了什么。

专家学者们对《红楼梦》的评说也颇多。但也少见从平民百姓的视角归结一二。由此来看，过去平民百姓对读《红楼梦》是不是没有那么大的热情？

时下的红楼梦中人选秀活动，掀起了新一轮红学热，一次社会性的红学热，一次平民大众关切的红学热。热读《红

楼梦》，热评红楼书，热说红楼事，热推红楼菜……《红楼梦》再也不只是文学经典了，而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品牌。红楼文化效应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激发平民百姓热读《红楼梦》的新潮就是其中之一。

于是，就有了怎样读《红楼梦》的“教诲”。什么艺术尊重，什么缩短差距，什么科学态度，什么什么观念，如此等等，一句话，“教导”读的人要怎么怎么样。对此，我就不大苟同，也不大理解。怎么读书是人家的选择，为什么要乐于去干涉别人的读书喜好，去指划别人的读书选择，去虐待别人的读书精神？在《红楼梦》的开篇里，空空道人访道求仙，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见那块“无才补天顽石”幻形入世，被携入红尘的故事，“意欲闻世传奇”，遂向石头质疑道：既无朝代可考，又无大忠大贤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我纵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种奇书”时，石头回答：“我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只愿世人当那醉余睡醒之时，或避事消愁之际，把此一玩，不但洗旧翻新，却也省了些寿命筋力，不更去谋虚逐妄了”。曹雪芹写这本书，本就“只取其事体情理”的意思。就大众读者而言，照此读去，能够知事明理，懂得些生活无处不在的事理哲学，那也是福气了。

我读《红楼梦》，就很有些这种意味。一是赶热闹，应时景。二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致趣，随意读去，全不顾及通篇整书，大局事体。只是就事说事，就理说理；只是就理想事，就理评事。读到哪里，有思有想即发，想到什么就记，想说什么就写，得到启示就以为是收获，有了感悟就以为是见解……如此读来，记下，写出，其书中事体道理必有许多互相矛盾处，于是，就把这些矛盾以为是一种浅近的哲学道理。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嘛。辩证地看事物、想事情，也可说是沾上些事理哲学的边儿。由此来看，我顶多只读出了些不着



边际的闲思遐想。

譬如对《红楼梦》的理解，专家读出的是学问，我等读出的是俗理。在专家眼里，《红楼梦》是文学经典，是一部反映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百科全书；在我等眼里，不就是写几个富贵家族的家里家外事？各色人等哭、笑、怒、骂，悲、喜、狂、癫，痴、傻、娇、醉，善、恶、忠、义的人生世态？

尽管平民百姓的品读闲趣，玩味不出《红楼梦》的艺术真谛，但对《红楼梦》家里家外事所蕴含的事理哲学，却也有些自己的见地。

“事理”是《红楼梦》极其推崇的。在《红楼梦》的开篇，就有一个借贾雨村的口，道出“事理为要”的情节。引出这个话题的，是甄士隐在逢旧友贾雨村时，俩人饮酒畅谈中，甄士隐看出正失意的贾雨村“必非久居人下者”而资助他谋求仕途。贾雨村得到甄士隐的资助后，连个招呼也没与甄士隐打，就匆忙进京求官去了。对此，贾雨村还并不以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反倒认为“总以事理为要”更好，对帮助自己的人也不必太在意了。这一情节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得势忘本”等种种市俗。其事不大，理却不俗！细心品味，意味深长。说是“微言大义”，一点也不为过。或许这就是《红楼梦》的雅俗共赏。在讲述看似微不足道的些许小事时，总会给读者留下深层的思考。让你在漫不经意间，读出的发现，读出的喜爱，读出的感受，读出的思想，也是“雅俗共有”的。

《红楼梦》里的大事小事，雅事俗事，事事都有理，事事都是理。在第三回写林黛玉进了荣府，嬷嬷们引领着去见王夫人时有这么两个细节。一个是黛玉进入王夫人时常居坐宴息的东房门来，“老嬷嬷让黛玉上炕坐，炕沿上却也有两个锦褥对设，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就东边椅上坐了。”另一个是老嬷嬷引黛玉从东房门“到了东廊三间小正房内”，却

坐在西边下首的王夫人见黛玉来了，便往东让。黛玉因见挨炕一溜有三张椅子，便向上坐了。王夫人再三让她上炕，她方挨王夫人坐下。看似写的是黛玉初进荣府拜见舅舅、舅母进屋落座的这么一件小事，但说的却是礼节道理。黛玉“度其位次”，“只就东边椅上坐了”和在“王夫人再三让她上炕”下方才“挨王夫人坐了。”这种些微“俗”事，跃然纸上的却是一种制度下大家闺秀的礼仪节度。真可谓一“坐”多“理”！说起“坐”，其实是一门有深厚文化的学问。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身份在不同场景，无论是坐姿还是坐位，都有不同的“坐”法。古时如此，今日也不例外。如何坐，坐哪里，是大小人物极其在意的事。组织活动时，你要斟酌如何排位；参加活动时，你要寻找自己的座位；走亲访友时，你要循礼落坐；广庭大众下，你要有礼而坐……就这一“坐”，不仅能表达你的修养、品行、身份、地位、价值，还是一种文化的表达方式。在许多场景下，你找不好适宜自己落座的位置，就坐的时限，就如同找不准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一样。

《红楼梦》里的事理，是“雅俗共有”的学问。之所以是学问，其奥妙就在一个“俗”字。事是俗事，话是俗话。无论是书中的俗风习俗，还是各色人物的俗言俗行，都是那样贴近世俗生活。你不会因为贫寒而不解其意，也不会因为生在豪门而感到陌生。无论是写平实的日子，还是写奢侈的生活；无论是写低卑的角色，还是写显赫的权势；无论是写无聊的琐事，还是写豪华的排场；叙事喻理，俗而不凡。正因为“俗”而耐读，“俗”而味长；也因为“俗”而经典，“俗”而深刻。“俗”的生命力和感染力让人总也摆不脱这样的俗念：时至今日，恐怕也没有多少读过《红楼梦》的人，能把自己与《红楼梦》的事理割裂开来。有人看到情商美色，有人看到家宴菜谱；有人看到医学道理，有人看到园林建筑；





有人看到修身养性，有人看到教化成人；有人看到风情习俗，有人看到官场世态；有人看到富贵贫贱，有人看到生活哲学。多情人仍会感慨儿女情长，官场人也会寻味官道机缘，文化人自然要研究文采艺法，俗家人不能不斟酌物脉人气……

由此想来，其实“俗”是生活，“俗”也是哲学。《红楼梦》中读出的“俗”诠释着生活的哲学。你看：做人，《红楼梦》谈人世因缘；成事，《红楼梦》谈谋略机巧；为官，《红楼梦》谈官道事理；前程，《红楼梦》谈仕途经济；交友，《红楼梦》谈主雅客勤；养身，《红楼梦》谈勤政闲治；用情，《红楼梦》谈为情讨善；家事，《红楼梦》谈家和事兴；吃喝，《红楼梦》谈酒饭是非；“阴阳五行”，《红楼梦》谈人气运道。《红楼梦》记叙的生活存在，虽然是历史的，但其理却是现实的；事虽然是过去的，意却不是过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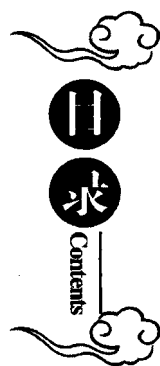
我们读书，无论你学问有多高深，无论你学识有多博大，究竟能够读出什么样的态度，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是向上的还是颓废的，是理想的还是现实的，是真诚的还是虚伪的，是高雅的还是低俗的，主要取决于你阅读的主观态度，取决于你阅读的心境意念。究竟怎样读《红楼梦》，倒是毛泽东他老人家高明的很。他主张“把《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还要当作历史看。”他提议高级干部们读《红楼梦》。他多次引用《红楼梦》里的故事来评议时事，用王熙凤“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话，来说明唯物论者的无所畏惧；用丫环小红“没有不散的宴席”的话，来说明事物发展的规律；用林黛玉“东风压倒西风”来比喻国际形势等。毛泽东主席有那样大学问的伟人，还结合现实去读《红楼梦》，从《红楼梦》里的故事中，读出了社会实际，读出了时事道理，读出了哲学思想，读出了人性尊重，读出了历史规律。领袖的实践告诉我们：平民百姓不仅能读《红楼梦》，也一样可以联系现实读，结合实际读，按

照自己的意愿读。哪怕是“俗”读，只要读出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悟，就是收获，就是对社会的贡献。因此说，怎样读《红楼梦》，怎样理解《红楼梦》，没必要划定一个模式，没必要确定一个尺度，没必要圈定一个框框，没必要“以己养人”，用自己的想法好恶、自己的行为习惯去要求别人。读书本来就是一件享受快乐的事，一件品尝趣味的事，一件自我娱乐的事，如果在他人的指手画脚下，那是多么的扫兴、倒味、煞风景！

既是“俗”读，也要“俗”看，“俗眼”看《红楼梦》中的人和事、情和景、物 and 理。既是俗眼看《红楼梦》所展示的大千世界，那么，对别人不屑一顾的“俗事”就难免关注些。诸如穿着衣饰，摆设陈列，游戏玩艺，烹饪饮食，请客送礼等等风俗习性。这些“俗事”，由平民百姓的“俗眼”看去，更为亲密贴切，更为生活真实。虽看不出许多深层意思，看不出许多大义道理，却也能看出上至达官贵人、下到穷苦人家都必须经历的人生琐事所包含的文化。正是这些生活离不开的“俗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的民族文化，反映了历史文明的结果，反映了时代经济的面貌，反映了社会生活的色彩，反映了不同环境的人文。

郭沫若有句诗说：“俗到家时自入神”。这里的“俗”是指现实生活。意思是只要把现实生活写“到家了”，就会进入出神入化的境界。《红楼梦》的艺术真实“到家了”。可惜今时我辈的“俗”读只是浅尝辄止，体会未必那么深，表达也难保那么准。读出的俗思俗想、俗情俗感、俗道俗理，虽“俗”却“到不了家”，自然也就难以入化。读出那么些与生活实际相关相联的“俗”意来，读出自己会心的情理，赞赏的事理，能给人以启发，给人以联想，给人以乐趣，也就不白费时光精神了。





事理哲学——俗读《红楼梦》札记

侃爷演说荣府事

「二字画人」看佳丽

红楼谈官

医学道理

贵人好忘事

谈禅论道说情缘

修身养性 遵循有度

觉悟有道

苦口婆心说读书

教化向善

至情至理谈教育

酒席饭局事

谋事成事

人品学问

义利取舍

93 87 81 75 68 62 54 47 41 34 28 21 13 7 1 1

228_200_192_185_178_171_163_156_149_142_138_130_122_115_107_100

阴阳气脉

海棠枯荣说物脉

一性两重天

口舌是非

骂出文化

《红楼梦》语境中的新闻

风俗、节令

为人处世学问多

草木有情说生态

一笑了之

心善与心硬

新词语句信息多

现实与梦想

好读《红楼梦》

借题发挥十则

后记





侃爷演说荣府事

《红楼梦》中人物众多。红学家们自己至今还没争论清楚。在众多人物中，人们更多的是关注哪些呼风唤雨的角色。即使在对小人物投以关注时，也是那些有脸有面的“金钗”，抑或有过些轰轰烈烈作为的。其实，还有两个口齿才能一点也不逊色的人，很是值得品味的。

一个就是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出场的冷子兴。冷子兴是个什么人？《红楼梦》中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给我们留下较深印象的，一是他出场早，第二回就闪亮登场。二是一出场就与贾雨村这样的人物对味、对饮、对聊。三是个人身份是都中古董行贸易，并且旧日在都与贾雨村相识。四是贾雨村最看得起这个贸易，赞他“是

个有作为大本领的人”。五是冷子兴又借助贾雨村的斯文之名，俩人最相投契。

都中古董行贸易，就是今天常说的做古董买卖的生意人。哪里的生意人？京城的生意人。京城的生意人是个什么样子？健谈，一副好口才，一肚子好故事，一脑子新信息。用今天的话说，那就是一个“侃爷”。如同现今京城的出租司机，跑胡同的“板爷”，一肚子的政治话题，满脑子的国家大事。

这不是对冷子兴的好恶观感。有一点还证明了冷子兴不是个一般人物：他是《红楼梦》中唯一上了章回题目的生意人。在《红楼梦》中，能上章回标题的人物，都是可圈可点的。而冷子兴在章回标题中，却是演说荣国府的角色。可见他的口才见识是不一般的了。

要体会这冷子兴的口才能耐，只要看看在与贾雨村不期巧遇的闲谈慢饮中，说话的口气，谈吐的神态，知晓的事理，就深切不过了。

当贾雨村问近日都中有什么新闻时，冷子兴的回答是：“倒是老先生的贵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异事。”这一回答，把个贾雨村也弄得满头雾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弟族中无人都在都，何谈及此？”实际冷子兴谈的就是荣国贾府。而贾雨村对同谱的信息反倒没有一个外族生意人知晓得多，不可说不是京都贸易的本事了。

当冷子兴说到如今的“这荣宁两府也都萧索了，不比先时的光景”时，贾雨村又很不相信。冷子兴笑道：“亏你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这一“笑道”，于无声中道出了冷子兴的满腹经纶。也许这就是进士出身的贾雨村，为什么要赞冷子兴“是个有作为大本领的人”的缘由了。

不仅贾雨村要赞冷子兴，凡是看官读过冷子兴的演说文字，也都会情不自禁地生发出几许赞叹。从他口中道出的荣国府，如同一幅活灵活现的写真，家事国事，老事新事，大



事小事，好事坏事，有事没事，我以为，全在冷子兴那张嘴积不积德。

在特定时代或是特定环境，生意人的社会角色往往很尴尬。冷子兴虽然是个生意人，但对荣国府萧索的见地却有一种唯我是理的霸道。他并不把荣国府“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视为大事，而是把荣国府“这样钟鸣鼎食的人家儿，如今养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视为萧索之因。这不能不说是京都生意人的深刻之处。

这个都中古董行贸易从宁荣两家宗族人丁延续，叙说到政老爷的夫人王氏，生了一位公子，落胎嘴里便衔了一块五彩晶莹的玉，还有许多字迹。对此，贾雨村称奇道：“只怕这人的来历不小！”而冷子兴却冷笑道：“万人都这样说。”这一“冷笑道”，一个蔑视附庸的冷子兴活脱脱跃然纸上。

冷子兴对荣国府的演说，可谓有情有节，跌宕起伏。可一个演说，却让你搞不清都中贸易口中说的那件是真，那句是假？说他胡侃吧，又见影无踪；说他贫舌吧，又头头是道；说他公正吧，又喜怒于色。听他对那位口中含玉的公子如何演说就可见一斑了：正因为都说他来历不小，因而他祖母爱如珍宝。周岁时，政老爷试他将来志向后便不喜欢，说将来不过酒色之徒。如今长了十来岁，虽然淘气异常，但聪明乖觉，百个不及他一个。说起孩子话来也奇……别看冷子兴口中的“含玉公子”如此阳光，却终究给他下了个“将来色鬼无疑了”的结论。

如果说《红楼梦》作者借都中贸易冷子兴的口，演说了一个曾经钟鸣鼎食家族的萧索，那么，借谁的口来评说这个家族“如今养的儿孙”中的几个呢？《红楼梦》的作者安排了在口才上能与冷子兴一较高低的一个名叫兴儿的小奴才。

兴儿是《红楼梦》中一个极不起眼的小奴才，是贾琏二门上的该班小厮。稍有不一致的，他是贾琏的心腹跟班。即

使这样，之前也没有过显山露水的光彩。。

让兴儿一展口才心机的，是在第六十五回《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中。如果说小红是凤姐看得上眼的口齿伶俐的小丫头，那么，在评说凤姐中口舌最利的就要数兴儿了。他是《红楼梦》中，唯一一个有机会在人前淋漓畅快评说凤姐的奴才。

他口中的凤姐，是《红楼梦》中众人想说而不能说的凤姐，是大家心中有口上无的凤姐，是奴才眼中善于玩弄权势的凤姐。贾琏偷娶了尤二姐，兴儿是最知情的小厮。一天，因老爷紧等着叫，兴儿到尤二姐屋里去请贾琏，被留下听从使唤。尤二姐便要了两碟菜，命斟了酒，兴儿在炕沿下站着喝。尤二姐母女一长一短向他说话儿。说什么话儿？问“家里奶奶多大年纪？怎样个厉害的样子？老太太多大年纪？姑娘几个”各样家常等话。

看看兴儿是个什么样的做派和应答吧。那兴儿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头喝，一头将荣府之事细细说来。那话儿说得又畅快，又逼真，又尖刻，又诙谐。在兴儿口中的凤姐，是这样一层一层深入的：

先说凤姐的霸道、权威：二门口该班的，共八个人。有几个知奶奶的心腹，有几个知爷的心腹。奶奶的心腹，我们不敢惹，爷的心腹，奶奶敢惹；

又说凤姐的行事、人缘：她心里歹毒，口里尖快。……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两个，没有不恨他的，只不过面子情儿怕她。

再说凤姐的争强好胜：她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人敢拦她。又恨不得把银子钱省下来了，堆成山，教老太太、太太说她会过日子。

还不仅仅如此。在兴儿口中，凤姐还“或有好事，她就不等别人去说，自己抢先去讨好；或有不好的事，或她自己



错了，她就一缩头，推到别人身上去，她还在旁边点火挑事”。——兴儿眼中的凤姐，完全是一个两面三刀的口是心非人。

听尤二姐说要去找凤二奶奶，兴儿连忙摇手说：“奶奶千万别去！我告诉奶奶：一辈子不见她才好呢！‘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她都占全了。只怕三姨儿这张嘴还说不过他呢！奶奶这么斯文良善人，那里是她的对手？”兴儿背后这样糟蹋主子，那口舌就不仅仅是比刀子还利了，而是比毒汁还毒。但他却不这样认为：“不是小的喝了酒，放肆胡说……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瓮！凡丫头们跟前，二爷多看一眼，他有本事当着爷打个烂羊头似的！”

兴儿的口中歹毒，恐怕在大观园里是无可比拟的了。尽管晴雯口比刀子，但也没兴儿口齿尖利；尽管凤姐嘴甜心苦，也没有兴儿语善言狠；尽管湘云口快心直，但也没有兴儿酣畅淋漓。据此，就一味断言兴儿口毒言恶，那是有失偏颇的。兴儿的能言巧舌，也是个机敏乖巧的小厮。既能实话实说，又会见风使舵。他的许多话既风趣幽默，又有情有理。比如他口中的李纨，“我们家这位寡妇奶奶，第一个善德人”。又如几个姑娘，“我们家大姑娘，不用说，是好的了。二姑娘混名儿叫‘二木头’。三姑娘的混名儿叫‘玫瑰花儿’：又红又香，无人不爱，只是有刺扎手……”。

“还有两位姑娘，真是天下少有！……都是美人一般的呢，又都知书识字的。或出门上车，或园子里遇见，我们连气儿也不敢出。”为什么？“只怕这气儿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气儿暖了，又吹化了薛姑娘！”在《红楼梦》里，没有谁把林姑娘的弱不禁风，宝姑娘的剔透晶莹，比喻得这样得体，这样生动，这样形象，这样让人开心地接纳。

兴儿是站在奴才角度，从奴才的视野，从奴才的观感来

评说荣府中“如今养的儿孙”几个。与冷子兴不同点在于：冷子兴是都中贸易，是个在社会上见多识广的人，是个小有钱财的人！也是个和权势们说得上话的商人！而兴儿是荣国府奴才，是个生活在权贵家族的奴才，是个出身贫寒的奴才！也是个对富贵主子颇为忠心的奴才！

但是，这两个人的根本不同点还在于，各自充当的角色不一样。冷子兴是演说荣国府。在酒肆与曾经为官的老友，在酒桌上吃着自家的酒菜，说着别人家的闲话；兴儿是站在贾琏偷娶的二房奶奶的炕沿下，一头吃着二房奶奶命置的酒菜，一头将所问荣府之事备细说来。

无论他们有些什么相同与不同，这两个人都有一副侃侃而谈的好口齿！至于为什么要安排这样两个人，一个演说荣国府，一个评说“如今养的儿孙”几个，这不仅是《红楼梦》中具有艺术探讨价值的问题，也是在面对现实生活反映时值得思考的问题。前者自有红学家们去探讨，后者自然是大众读者俗读的闲趣了。

